

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
周梅森以“人民的名义”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

周梅森 著

家仇

周梅森
历史小说
经典

学
学
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
周梅森以“人民的名义”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

周梅森 著

家仇

周梅森
历史小说
经典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仇 / 周梅森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8
ISBN 978-7-5594-1650-6

I. ①家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3285 号

书 名 家仇

著 者 周梅森

责任编辑 孙金荣 李 黎

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+夏周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50-6

定 价 42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孤乘 // 001

家仇 // 091

孽海 // 171

心狱 // 263

—— 孤 乘 ——

卜守茹不相信父亲的世界会在短短十数天里垮掉。望着从江岸西码头到大观道一路上连绵不绝的恹惶景致，心如止水，不为所动。一场大雪覆盖了石城，遮掩了械斗留下的一切痕迹。天色灰暗，像笼着一团僵死凝结的雾。卜守茹坐在小轿上，随着轿杠有节奏的“吱呀”声，木然前行，把父亲的世界一点点抛在身后。

时近黄昏，周遭静静的，绝少轿子行人的喧嚣，亦无喇叭号子的聒噪，只有身下一乘孤轿的颤声，和轿夫巴庆达与仇三爷的喘息声，再就是他们脚下皂靴踩在积雪上的嚓嚓声了。天很冷，巴庆达和仇三爷直流清鼻涕，脑后的辫梢上结着冰，二人抬轿时都袖着手。卜守茹却没觉着冷，穿着身绿缎薄袄，披了条猩红斗篷，近乎麻木地坐在轿上，脸色赛同积雪。

景观大改，父亲的世界已经倾覆。那门庭若市的三十六家轿号，现如今无一例外全被查封，盖着官府朱印的封条交叉贴于合严或未合严的门板上，令人心悸。一面面惹眼的招旗全不见了，不知是轿号的管事们败逃时摘走了，还是被官府的人掠去了。有几面招旗又不知因啥落在了狭窄的街面上，被行人的脚步踩进了积雪里，冻得绷硬，想扯都扯不下来……

卜守茹不愿相信这一切。她分明记得，父亲的轿行不久前还是城中一景。那时从江岸西码头到大观道，整整半座城池的街面都是父亲的地盘。父亲经常神像也似的坐在城中大观道旁的独香亭茶楼上，手托油光光的紫砂壶，气定神闲地向西眺望，在心里默默把玩自己的成功。

那时的父亲是傲气的，几乎从不用正眼瞧她，她不是男孩，不能承继父亲苦心打拼出的世界，在父亲眼里，她是个迟早要嫁出去的赔钱货，而父亲是从不愿赔钱的，他只要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置更多的轿子，设更多的轿号，藉以成就一轮又一轮疯狂的扩张。

在卜守茹的记忆中，父亲从未有过慈祥的面孔，她从儿时到如今的所有欢笑，都来自巴庆达，她的巴哥哥。父亲甚至从未抱过她，从未亲过她。就是在母亲死后，她到城里来的最初的日子里，父亲也没亲过她。她是在

巴哥哥的怀里和肩上长大的。有一阵子，父亲甚至完全把她忘了，任由她在轿行里自生自灭。父亲把全部生命都押到轿子上，这个原本一文不名的乡巴佬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败，而且会败得这么惨痛……

孤轿顺大观道缓缓行进，飘忽于半空中的卜守茹，默然巡视着自己乡巴佬父亲的全部失败，心中空落落的。这份空落中可有父女亲情？有几多父女亲情？直到卜守茹从卜姑娘成了卜姑奶奶，也仍是说不清的。

沿途还能看到许多被砸烂的轿子。各式各样的破轿歪倒在路旁的积雪里，像一堆堆弃物，全无了轿子的模样。最惨的是独香亭茶楼旁的独香号，几十乘花轿、差轿是被一把火烧掉的，烧得不彻底，许多轿子的残框依然挺立着，连日大雪都没能遮严那刺目的焦黑。轿号的门脸被火烧去了半边，两扇已不成其为门的门上也贴着官府的封条，封条旁还有一张缉拿革命党的官府告示。

独香号是父亲起家之所在。十八年前的一个风雪夜，父亲撇下刚刚落生的她，和她多病的母亲，怀揣着两个冻得梆硬的窝窝头，闯到了城里，就在独香号里抬轿。卜守茹最早认识父亲和父亲的世界，便是在独香号里。八岁那年，母亲去世了，她被一帮大人簇拥着，在母亲坟前磕头。一顶来自城里的带花布裙边的小轿飘然而至。抬轿的就是巴哥哥和仇三爷。巴哥哥那时只十五，豆芽菜般细长，老瞅着她笑。仇三爷那会儿还不是爷，众人都唤他仇三。巴哥哥和仇三把她扶上轿，一轿抬了八十里，进城到了独香号门口。父亲穿一身蓝布红边的号衣，于轿号门口立着，用一只没瞎的独眼死死盯着她看，半天才说：“我是你爹，喊爹。”她有些怕，嘴上怯怯地喊着爹，猫儿一般瘦小的身子直往巴哥哥身后躲。父亲“哼”了一声，塞给她一个玉米饼，抬着顶差轿应差去了——好像是为哪个大户主搬家，去了许多差轿。她记得，那是个秋日的傍晚，门洞里的风很大，风将父亲的号衣撩起老高，她看到了父亲弯驼着的背。背让蓝号衣映着，也是蓝色的，闪着阴森的汗光。

都过去了。父亲风光了许多年后，又回到了原地。这乡巴佬从马二爷手里起家，又栽在马二爷手里了。卜守茹揣摩，马二爷怕是为了发泄自

己的仇恨，更是为了毁掉父亲东山再起的野心，才挑了父亲的脚筋，放火烧掉独香号的。也许从将五乘小轿赏给父亲的那天起，马二爷心头就点起这把火了。

不免染上一丝悲凉，卜守茹顿顿脚，让轿子在独香号门前落下了。

下了轿，卜守茹轻移几步，走到贴着封条的轿号门前愣愣地看。

独香号居于闹市中心，门脸不小，有麻青石砌的院子，惯常总有百十乘轿子，算得大号了。因着热闹，卜守茹小时最喜在这耍，还在这跟着个死去的王先生习过几日“子曰”。王先生极是和气，卜守茹从不怕他，有一次王先生睡着了，卜守茹还用洋火燎过王先生的胡须。王先生的黄胡须着了火，滋滋拉拉响，一股子焦糊味。

往轿号门里瞅着，卜守茹似又嗅到了自个儿多年前造出的那股焦糊味。

仇三爷说：“卜姑娘，还看啥呀，人这一世就这么回事，红火过也就算了，你爹他没亏……”

巴庆达也吸溜着清鼻涕说：“是哩，妹！爹不算亏！”

卜守茹不做声，目光越过残墙向狼藉的轿号里扫，找寻她熟稔的一切……

仇三爷又说：“也别多想，想多了心里苦……”

卜守茹这才收了思绪，淡淡地说道：“苦啥？我心里不苦。我爹亏不亏是他的事，我管不着，他也从没让我管过。我只是想，我爹咋就会败了呢？像他这种人……为了轿子连亲闺女都不要的人，咋也会败呢？”

仇三爷和巴庆达都不答话。

卜守茹回转身，叹了口气，捏着绢帕的手向独香亭茶楼一挥，说：“走吧，到茶楼上坐坐，叫几笼狗肉包子来吃，我饿了。”

仇三爷道：“卜姑娘，还……还是回吧，这阵子正闹革命党，地面不肃静，再说，天不早了，你爹又在床上躺着，咱……咱也得回去照应一下。”

卜守茹摇摇头：“照应啥？咋照应他也站不起来了！你们得把他忘了……”痴痴愣了片刻，又说：“让他独自一人静静心也好。”

仇三爷不做声了，默默和巴庆达抬起空轿，跟着卜守茹到独香亭茶楼去。

茶楼的老掌柜是相熟的，半个月前，卜守茹的父亲卜大爷还在这茶楼上断过事。老掌柜没因卜大爷今日的背时就怠慢卜守茹。卜守茹和巴庆达、仇三爷一坐下来，老掌柜便提着铜嘴大茶壶过来了，一过来就问：“卜姑娘，咱卜大爷可好？”

卜守茹点了下头：“还好，难为您老想着。”

老掌柜说：“给卜大爷捎个话，让他想开点，好生调养，就算是断了腿，不能侍弄轿子了，也还有别的事好做的。”

卜守茹又点了下头：“那是。”

老掌柜又问：“卜姑娘今个要点啥？”

“包子。”

“还是对门老刘家的狗肉包子？”

卜守茹“嗯”了声。

老掌柜去了。

茶楼里空荡荡的，除了他们三人，再无一个宾客。这大冷的天，没人到这冷清的地方泡光阴了。卜守茹守着一盆炭火，坐在父亲惯常坐的桌子旁，先是看茶杯上不断升腾的雾气，后又透过雾气去看巴庆达光亮的额和脸，看得巴庆达头直往桌下垂。

瞅着巴庆达，卜守茹就想起了过去。过去真好，她没有爹，却有个小爹爹一般的巴哥哥。巴哥哥憨兮兮的，把她从八十里外的乡下抬进城，小时候，一直给她当马骑，带她四处兜风。她是在小轿、花轿里，在巴哥哥的肩头上，结识这座石城的。往日巴哥哥用自己日渐壮实的肩头扛起了她顽皮的少女岁月，今儿个又和她一起面对着一场不可挽回的惨败。巴哥哥显然还不知道这惨败对她和他意味着什么，倘或知道，只怕巴哥哥再也不会这么平静地坐在这茶桌前了。

还有仇三爷。

仇三爷也再不是许多年前到乡下接她时的那个健壮的仇三了，随着

父亲轿业的红火，仇三称了爷。称了爷的仇三，渐渐失却了那份健壮，浑身油亮的腱子肉垮落了，腰背弯驼了，这二年益发显得老相。

轻叹一声，卜守茹道：“你们当初真不该把我从乡下抬来！”

巴庆达问：“咋说这？因啥？”

卜守茹嘴唇动了下，想说，却终于没说。

巴庆达以为卜守茹还想着她爹，便道：“妹，你放宽心，卜大爷是你爹，也算是俺爹，不论日后咋着，俺都会给他养老送终的。”

卜守茹苦苦一笑：“你扯哪去了？我才不替他担心哩！”

巴庆达一怔，咕噜了句：“真不知你都想些啥。”

卜守茹不再做声，默默站立起来，手托茶杯，走到窗前，凝望窗外朦胧的风景。

独香亭茶楼居于石城正中，是傍着石坡建的，上下三层，显得挺高大，站在茶楼顶层，大半座城都看得清。麻石铺就的街面纵横交错，起伏错落，把这座依山傍水的城池切割成高高低低许多碎块。她和父亲一样喜欢麻石街面。她喜欢它，是因着幼年乡下的经验：乡下的黄泥路雨天沾脚，麻石路不沾脚；父亲喜欢它却是为了自己的轿业。父亲曾指着脚下坑洼不平的麻石路对她说，“妮儿，这就是爹的庄稼地，只要这城里的麻石道在一天，爹的轿子就能走一天，爹就不愁不红火哩！”

爹的庄稼地现在看不见了，积雪将它遮严了。能看到的是那笼在惨白中的街巷轮廓，和被切割开的一片片屋宇与炊烟，炊烟是淡蓝的，像吐到空中的一声声轻叹。

凝望了许久，卜守茹回过头问仇三爷：“从这看过去都是我爹的地盘？”

仇三爷点点头：“都是，以大观道划界。”

卜守茹自语道：“地盘不小。”

仇三爷说：“是你爹拼命才夺下的，前前后后十八年……”

卜守茹应了句：“我知道。”指着窗外的街面，又问，“观前街和北边的状元胡同算不算我爹的地盘？”

仇三爷说：“不算。若不是为了争这两块地盘，卜大爷也不会跌得这么惨。最早到观前街设轿号时，我就劝过你爹，要他三思，可你爹的脾性你知道，不听人劝哩……”

卜守茹哼了一声：“我说过，别再提我爹了，他完蛋了！”

仇三爷怯怯地说：“卜姑娘，也……也不好这么讲的，卜大爷不……不会就这么完蛋了，他心性高，还会起来。昨儿个，他就请人找了麻五爷，想托麻五爷出面和马二爷说和……”

卜守茹眼里鼓涌出泪：“别说了！我都知道！”

“你……你也知道？”仇三爷有点惊奇。

老掌柜送来了狗肉包子，热腾腾的，卜守茹却不愿吃了，要巴庆达把包子提着，立马打道回府，言毕，起身就走，连老掌柜和她打招呼都没理。巴庆达和仇三爷都觉着怪，又都不敢问，只好静静地随卜守茹往楼下去。

回家的路途中，卜守茹坐在轿上一直默默落泪……

二

卜大爷已习惯于用一只独眼看世界了。

独眼中的世界是美好的，是真正属于卜大爷的。半边油亮的鼻梁永远在卜大爷的视线中晃动，伴随一次次拼争的成功，常使卜大爷亢奋不已。卜大爷因此认定，他天生该当独眼龙，对失却的那只左眼，几乎从未惋惜过。过去有两只眼睛时，眼里的世界不属于他，他站在镜子前看到的自己，是个浑身透着穷气，手里捧着窝窝头的叫花子。他正因着恨身上的穷气，才为了马二爷许下的五乘小轿，投入了最初那场和四喜花轿行白老大的拼死格杀。

常记起那日的景象：是个风雨天。在大观道上。白老大手下三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把他团团围住，另一个轿夫撂下轿逃了，他没逃。他知道那些人想打断他的腿，让他永远不能侍弄他的轿，他不怕，他也想打断他们的腿，为自己日后少一些争夺生意的主。他操着轿杠，定定立在麻石路上，瞅着他们的腿嘿嘿笑。他干得真好，轿杠抡得又狠又准，他们没打断

他的腿，倒是他打断了他们的腿，这战绩真可以说是辉煌的。也正为了这份辉煌，他的一只眼睛玩掉了：这帮孬种中的一个，用手中握着的暗器捅瞎了他的左眼，让他一头栽倒在路道上。

路道湿漉漉的，每块麻石都披着水光。他把满是血水的脸贴在麻石上，第一次亲吻了他城里的庄稼地。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打定主意要在城里这片麻石道上收获他一辈子的好庄稼。

当晚到了马二爷府上，他把被捅破的眼珠儿血淋淋一把抠出，拍放在马二爷的烟榻上，硬生生地说：“二爷，我来取我的五乘小轿了！”

马二爷举着烟枪，愣了半晌才说：“我不食言，五乘小轿明几个到独香号去取，日后不管咋着，你都得记住我今日的情分。”

这是屁话，卜大爷当时就想。

当时，卜大爷知道自己日后会发达，马二爷大约也是知道的，否则，马二爷不会说出关于日后的话。只是马二爷没想到卜大爷会发得这么快，会在短短三四年里形成气候，及至后来和马二爷平起平坐。

正式分出新号以后，卜大爷和马二爷还合作过两次，一次是早年联手挤垮花家信行，抢揽信行的货运；另一次是两年前统一地盘，吞并城东、城西十二家杂牌小号。

小号垮下来后，卜大爷和马二爷拼上了。

卜大爷看着马二爷不顺眼，马二爷也瞅着卜大爷不顺眼。双方就暗地里使坏，撒黑帖子，向官府告小状，还扯上了革命党和炸弹。

马二爷三番五次对知府邓老大人跟前的人说，卜独眼不一般哩，轿号里敢窝革命党。邓老大人根本不信，可架不住马二爷时常孝敬的月规和随着月规送上的欺哄，也到城西卜大爷的轿号去拿过，没拿到革命党，却拿到了和妇人私通的云福寺和尚福缘法师。

卜大爷也不傻，白给官府应差抬轿不说，也和马二爷比着送月规。送月规时也送话，道是马二爷为革命党造炸弹，一个个西瓜似的。邓老大人也不信，可也去查，没查出炸弹，只收缴了一筐筐烟枪、烟土，和一串串二毛子使的十字架。

这种拼法不对卜大爷的脾胃，卜大爷喜欢明里来明里去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后来，卜大爷就不再搭理马二爷的碴了，月规虽说照送，官府却懒得多去走动，且四处扬言，要把马二爷的脚筋挑断，让他永远躺在大观道上。

然而，永远躺下的不是马二爷，却是卜大爷。半个月前，马二爷挑起全城轿夫大械斗时，官府的差人在卜大爷的轿号里发现了一把洋枪、两颗炸弹。结果，官府介入，和马二爷一起打卜大爷，从城东打到城西。在大观道独香亭茶楼门前，马二爷手下的人当着官府差人的面，生生打断了卜大爷两条腿，还挑了卜大爷的脚筋，卜大爷和他的世界一并齐完了……

这很怪，卜大爷至今还弄不懂：洋枪、炸弹是哪来的？马二爷一来弄不到这些东西，二来也难以藏到他轿号里去，他防马二爷防得紧呢！没准真会有不怕死的轿夫要谋反？可又怪了，邓老大人若是因着那洋枪和炸弹就认定他卜永安窝革命党，咋又不把他抓进大狱里去？这里面势必有所谓，卜大爷只不知诈在哪里。

自那便在床上躺着了，两条断腿旷日持久地痛着，提醒卜大爷记牢自己的失败。卜大爷开初还硬挺着，试着想忘却，后来不行了，躺在床上无事可做，没法不想心事。卜大爷想着当年和白老大的人打架，想着扔在马二爷烟榻上的眼珠儿，想着自己十八年里落下的一身伤，和两条再也站不起来的腿——他的腿再也站不起了么？那他咋侍弄他的轿子？！这才悲怆起来，连着几日号啕大哭，把仇三爷和巴庆达都吓坏了，他们从未见卜大爷流过泪。

卜大爷把积聚了十八年的眼泪哭干之后，又想开了。他觉着，就像当年的那只左眼是多余的一样，他的两条腿其实也是多余的。现在不是从前，他就算躺在床上，永远站不起来，也不是叫花子，他是爷！卜大爷！爷字辈的人不玩腿，玩脑瓜！用脑瓜去玩世界！他再也不会赤着大脚板，踩着麻石路去抬轿了，他抬够了轿，日后要坐轿，天天坐，坐在轿上去找马二爷复仇，去收获他栽种在麻石地上的渴望和梦想。

自然，这都是以后的事。现在卜大爷要落实的，不是收获和复仇，而

是认栽讲和。马二爷只要给他留下一丝退路，他都退过去，就算马二爷让他磕头，他也干。为啥不干脆呢？今日他给马二爷磕头，日后定会割下马二爷的头当球玩。昨几个，拖着两条断腿，就派仇三爷去请了帮门的麻五爷，要麻五爷给个公道。

麻五爷起先不愿来，后来架不住仇三爷一再央求，和五十两银子的诱惑，才来了，坐着四抬的蓝呢官轿，轿前轿后还有几个一溜小跑的喽啰跟班。

麻五爷一进门就说：“你们都他娘不够意思！都不给我面子嘛！半年前，我在独香亭茶楼上不是给你们断好了么？以大观道划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倒好，三天两头打，还到官府相互使坏！你们信官府，还找我五爷干啥？！”

卜大爷说：“五爷，这你有所不知，马二使了我的坏，我自然不能不应付，我这回栽，大概还就是栽在这上面。”

麻五爷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官府早被马二爷买通了，还有巡防营的钱管带，也被他买通了，开打那天，我就知道你要完……”

卜大爷问：“那五爷咋早不指点一二？”

麻五爷脸一板：“你他娘来找我了么？”

卜大爷再无话说，转而道：“今几个我找你了……”

麻五爷摇起了头：“晚了，卜大爷，说句不怕你伤心的话，你这人算废了，要和马二爷争出个输赢，等来世吧！”

卜大爷红着独眼大叫：“老子没完！你五爷若还能有一丝看得起我的意思，就……就给我个公道！”

麻五爷叹了口气：“公道我给不了，只马二爷能给。”

卜大爷道：“那你替我捎个话给马二爷，就说我卜永安啥都认，只求他给我块喘气的地盘。”

麻五爷问：“这块喘气的地盘得多大？”

“让马二爷瞅着办。”

“你真啥都认？！”

卜大爷点了头：“我啥都认！”

麻五爷这才说：“那好，我也和你实话实说了吧，前日在北关戏园里，我见着马二爷了，我骂了马二爷，怨他不该把你弄得这么惨。马二爷也说他这回是过分了一些，想找邓老大人跟前的人说说，把西半城轿号的封条启了，再发还给你，他的老号和你的新号井水不犯河水，仍是以大观道为界……”

卜大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五爷，不……不对吧？我……我听说马二爷要把老号开到西城来的，是不是？仍以大观道为界，马二的心机不白费了？你……你五爷莫不是开我的玩笑吧？”

麻五爷正经道：“开么玩笑？！五爷我啥时开过玩笑！马二爷真这么说了，只是提出了个条件，怪苛刻的，我他娘还是别说了吧，估计你不会同意！”

卜大爷紧张地看着麻五爷：“五爷，你……你说！你快说！”

麻五爷道：“马二爷相中你家卜姑娘了，要卜姑娘到他家去做小妾，给他生儿育女续香火。”

卜大爷愣了。

麻五爷笑了笑：“看看，我说你不会答应吧……”

卜大爷偏道：“我……我答应！”

麻五爷惊得立了起来：“卜大爷，你莫不是疯了吧？马二爷六十有二，不说做卜姑娘的爹，都能做你卜大爷的爹了，你……你就舍得让亲闺女给这糟老头儿去做小老婆？”

卜大爷不答，瞪着独眼痴迷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要我的轿号，我……我的三十六家轿号，那都是我的，我的……”

麻五爷摇了摇头：“卜大爷，你要听我的，我就劝你甭上当。你想想，你若不是被马二爷废掉，马二爷会把轿号还你么？你今日没用了，他是让你用亲闺女换个空欢喜。”

卜大爷眼里噙着泪：“你不懂，五爷，你别劝我，你只管去和马二爷说，我愿意，这是我的事。”

麻五爷走后，卜大爷蒙上被子欢喜得呜呜哭了半夜。一大早，便把闺女卜守茹叫到床前，把自己的决定说了。述说这个决定时，卜大爷满是伤疤的脸上还透着昨夜残留的激动，独眼里射出夺人的光亮。

卜大爷说：“妮儿，马二爷看上你了，你想想，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你一过去，爹就能东山再起。爹腿断了，可还有脑瓜，爹的脑瓜不笨，还能和马二爷斗下去！十五年前，爹凭五乘小轿，就搏出了今日这世面，日后能拼不倒马二爷么？！”

卜守茹被卜大爷的述说惊呆了，嘴半张着，两眼睁得多大，身子直往后退。

卜大爷伸手招呼女儿：“妮儿，你别怕，过来，站过来，爹给你说，女孩家迟早都得出门子，不能守着爹娘过一辈子……”

卜守茹试探着问：“我……我若是不愿呢？”

卜大爷道：“你咋会不愿呢？！你是我的妮儿，你得听我的！”

“我就是不愿呢？”

“你不愿也不成，我会把你捆去！现如今只有你能救爹！”

“我不是赔钱货么？你……你可真……真会算计！”

卜大爷直到这时才记起了十八年来对闺女的轻慢，有了些愧疚，叹息着说：“妮儿，爹过去对不住你，今儿个，你有气只管冲爹出，出完气，还得到马二爷家去。”

卜大爷伸出手想去拉卜守茹，卜守茹却把身子一撒多远。

卜大爷又说：“就算不心疼爹，你也不心疼咱的三十六家轿号么？你想想，你一过去，那三十六家轿号又是咱的了，还有城西那么大片地盘，那么大一片呀！全都是高高低低的麻石路，不好走车，只能使轿！妮儿，你去看看，扒开路道上的雪，好好看看，那一块块麻石，就是咱使不完的金子！”

卜守茹愣愣瞅着卜大爷：“你眼里只有这？”

卜大爷坦承不讳：“爹眼里只有这，白日里看着它，夜里梦着它。”

“我去马家做了小，你就能得到它了？”

“能！爹再不会让它丢掉了，妮儿，你得信！”

卜守茹强压住涌上眼眶的泪，沉默了片刻才说：“好……好吧，爹，你……你容我想想。”

卜守茹出去时，卜大爷想搂搂她，卜守茹却一把把他的手推开了，这让卜大爷有些哀伤。

整个上午没再见卜守茹的影。

中午，仇三爷过来说：“卜姑娘好像在房里哭，别是出了啥事？”

卜大爷说：“没出啥事，许是想她娘了吧！”

傍晚，卜守茹从自己房里出来了，穿了绿缎袄，系了猩红斗篷，怪妖艳的，一点不像伤心的样子。卜守茹要仇三爷和巴庆达备轿，说是出去走走。卜大爷那时就知道，卜守茹是要去看看他的地盘，心里不禁一阵狂喜。

卜大爷相信，自己闺女不会不要那三十六家轿号和金子铺就的麻石路的。闺女是在轿行里长大的，知道轿号和麻石路的价值。轿号和麻石路是他的一切，也是闺女的一切，闺女懂。

上灯时分，闺女回来了，卜大爷拖着断腿从床上爬起来，趴在床头的窗前看。卜大爷看到了在院中轻轻落下的小轿，看到了闺女披在身上的猩红斗篷，还看到了仇三爷凄苦的老脸。看到这一切的同时，卜大爷也照例看到了自己的半边鼻子，那半边油亮的鼻子已凝固在卜大爷起家之后的所有景物中了……

三

九格纸窗上有个洞，是父亲躺在床上用手抠的。他抠破纸窗，老把那只独眼紧贴在纸洞上，阴阴地注视着院子里的一切。这很让卜守茹讨厌，卜守茹觉着父亲其实是个无赖，成事时是无赖，败事时仍旧是无赖。

小轿在院中一落下，卜守茹就看到了父亲贴在窗洞上的独眼，独眼热辣辣的，在明亮汽灯的映照下闪现着幽蓝的光，且定定地望着她，随时准备捕获她的允诺。